

练书法 玩奇石 这位老先生无师自通

□记者 闫卫利 文/图

洛龙区湖滨苑小区有一位老人，自学书法，多次参加全国大型书法展并获奖，近日，他应邀参加了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书画艺术展。他还长期收藏奇石，为奇石而执着学习。



周作顺正在练书法

1 练书法练到忘食

啪的一声，洛阳晚报记者刚进门就被吓了一跳，原来周作顺老人正在自家的书房里写一个“龙”字，第一笔他用一支吸满墨汁的大毛笔有力地砸向宣纸，顿时墨汁四溅，接着他一气呵成，一个颇具动感的“龙”字活灵活现，似腾云驾雾。周作顺的这幅“龙”字，曾在2008年台海文化交流书画作品展中获得一等奖，这是他用心创作的作品。

谁也没想到，63岁大作频出的周作顺是无师自通。周作顺说，他上小学时学校开设了练字课，对书法颇有

兴趣的他努力练习，为他后来的书法人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

2011年年底，周作顺退休了，他把大部分精力和时间都用在了练书法上，一天练8个小时都不嫌多，练累了他就打开电视看书画频道，学习书法知识。

周作顺练书法都走火入魔了。一次周作顺靠在椅子的靠背上，闭着眼睛用食指在空中比画着，老伴儿叫他吃饭也不应声，后来才知道他在大街上看到一幅漂亮的匾额，回家后就开始静心空练（用手指在空中比

画）。老伴儿多次喊他吃饭，他用一句“少吃一顿饭又何妨”作答，之后又闭目比画起来。有时候晚上睡觉，周作顺躺在床上心里还在想着怎样写字，这一撇是不是应该再长一些，那一点儿是不是该更浑圆一些，如此反复琢磨着。

书法让周作顺在案头找到了乐趣，也让他找到了健康。“写小字，练手腕；写中字，练臂力；写大字练全身。”周作顺喜欢插花练习，笔下生力，墨里增神，让身体的多个部位得到了锻炼，也活跃了思维。

2 爱奇石爱到痴迷

周作顺爱书法，也爱奇石。早在20世纪80年代，周作顺就开始捡奇石，每到周末他一身运动装扮，在石头堆里翻找，看到一块像样的石头，就到河沟里洗去浮尘细细甄别，家里的一块国宝熊猫石就是这样被他洗出来的。为了提高奇石的鉴赏力，他买了许多奇石书籍搞研究，如今他只要摸一摸石头就能判断是什么石种。

周作顺还很热衷于买奇石。周作顺家里有一块黄河母亲石，在光滑的石面上，一位慈祥的母亲怀抱一个婴儿，在一条大鲤鱼身上坐着，画面流畅

丰润，栩栩如生。为了得到这块石头，他先后跑了5次，卖主把价格一次次提高，最后他还是咬咬牙，掏出自己一个月的工资将其买了下来。

周作顺的目标是要把各种各样的奇石都收入囊中。埃及石很有特点，国内很少见。一次去埃及出差，别人买了一大堆珠宝回国，他却背了一堆沉甸甸的石头，在频繁的转机过程中被安检一次次拦下。别人笑他傻，他却不以为然，因为他为自己的奇石收藏填补了石种上的又一项空白，这比珠宝意义更大。

周作顺有一个心愿，就是在自己70岁时，办一个个人书法奇石展，把自己一生的心血和余热都奉献给大家，让大家一起分享他的快乐。

怡情乐园
洛阳市康怡老年公寓
地址：孟津县送庄开发区名特路
市内办事处：唐宫西路鑫源大厦A座1303室
电话：15896521568

+ 淘宝晒宝

小小算盘 传家宝

□记者 闫卫利 文/图

珠算成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，算盘也跟着身价倍增。听到这个消息，瀍河回族区的李周娃迫不及待地吧珍藏家中60多年的一把算盘拿出来晒晒。

这把算盘是棕红色的，上边不少漆面已经脱落，其中一个档还断了，但李周娃把它当宝贝似的，只要有空就拿出来噼里啪啦打一阵儿，心里美滋滋的。（下图）



20世纪40年代，李周娃的父亲李文明，为了生计挑着货担走街串巷卖针线等日用品。解放后，生活安稳了，李文明就在自家临街的一间门面内卖日用品。为了方便算账，李文明买了一把算盘，从此一家人的幸福生活就在噼里啪啦的珠子声中开始了。

“文革”期间，要破除“四旧”，算盘也在破除之列。李文明用塑料纸把算盘包裹得严严实实的，藏在红薯窖内。20世纪70年代，李周娃退伍后被分到某单位当保管，他用这把算盘把单位的每一笔账算得清清楚楚，还在单位珠算比赛中得了奖。

这把算盘跟着李周娃一家已经60多年了，如今李周娃手中的算盘不再是买卖场上的计算器，而是他的“健身器”，每天他十指翻飞一阵儿，既锻炼了手指，也活动了头脑。

本版开设以下栏目：
《温馨家事》《银发心事》《闲情雅趣》《怡情乐园》《老片新照》《再上学堂》《我拍爸妈》《淘宝晒宝》等，欢迎读者朋友投稿或提供线索。
线索征集热线
15137956968
投稿请登录洛阳网文字和图片投稿系统或发电子邮件至1729103784@qq.com。

+ 老片新照

四十五年后又相聚

□张少云 文/图



1968年，我中学毕业后报名参加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，与几个好友一道成为洛阳市第十中学首批上山下乡知青。兴奋之余，我们与住校的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（简称军宣队）的代表合影留念。



历经45年的风雨，经历了“文革”、改革开放和“三下”（下乡、下海、下岗）的我们，如今已进入老年时代。最近，我们再次相聚在一起，根据当年的站位，留下了这张纪念照，只是当年军宣队的代表联系不上了。